

小爾雅

今注

● 楊琳 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序言

卷第十一

淵認通謂深也封巨莫薄又即大也須賦鋪敷布也蓋戴重蒙冒覆也鍾崇府
最清最廣最長也閭境便宅具也攻爲詰相旬室營匠治也觸後裡骨潔也勿
蔑微末又無也隆崇岸峻高也逼昵附切命鄰俾感近也邵媚旨伐義也賢裒
弊傷銳影多也熟察模臬法也爰換變質文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率探裏
鈎採探堅取也聲徹接通達也固歷攝宿舊尚文也猶愈滋強益也赫敦爽曉
昕著顯曙明也階附襲就因也封畝除限煙畧界也承弟班列次也戶校格扈
正也幽隱闇昧冥也最九月質晏也獲窮克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擥挽引也承

小爾雅

今注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楊琳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小爾雅今注 / 楊琳著. — 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2.9
ISBN 7-5432-0710-9

I. 小… II. 楊… III. 小爾雅 - 注釋
IV. H13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41175 號

本書為山東省古籍整理項目

責任編輯 徐文堪 徐俊超
裝幀設計 錢自成
技術編輯 石甫安

小爾雅今注

楊琳 著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各地 ~~在華書店~~ 經銷 上海交通大學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0.5 字數 233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 - 3 100

ISBN 7-5432-0710-9/H·192

定價: 2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廠質量科聯系。T: 54742915

向 熹 序

我們現在看到的《小爾雅》是《孔叢子》的第十一篇。《孔叢子》題爲秦漢之際孔鮒撰，但不見于《漢書·藝文志》，朱熹以來的學者都認爲是偽書，作者可能是三國時代的王肅，因此《小爾雅》也被看成偽書。其實它們不是一回事，《小爾雅》並不是偽書。《漢書·藝文志》收《小爾雅》一篇，不著撰人，其時代不應晚于西漢末，不過內容上後代有所增補。在《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當中，《小爾雅》一卷與《孔叢子》七卷並存，不同的是《隋志》注爲“李軌略解”，《舊唐書》誤爲“李軌撰”，《新唐書》爲“李軌解”；《宋史》則變成了“孔鮒《小爾雅》”，似乎《小爾雅》在宋代尚有單行之本。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小爾雅》一卷，……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小爾雅》一篇，……見《孔叢子》。”又《太平御覽》卷八三〇所引《小爾雅》內容，祇稱《孔叢子》，不稱《小爾雅》。這些都表明宋代《小爾雅》已併入《孔叢子》。如楊君所言，“蓋唐末五代時期戰亂頻仍，單行本《小爾雅》亡于戰亂。”《宋史》所記未必爲實際情況，云“孔鮒《小爾雅》”，也透出了兩書合一的消息。

《小爾雅》注本除東晉李軌略解外，宋代有宋咸注，清代注解多達十二家。他們校正文字，訓釋詞義，成績斐然，但問題和

謬誤亦復不少。近百餘年裏，除了少數論文，尚無人對《小爾雅》進行全面的注釋研究。楊琳教授這部《小爾雅今注》，可以說填補了一個空白。

在《今注》裏，楊君主要做了四項工作。(1)辨史實。《小爾雅》的書名、作者、成書時代，《小爾雅》與《孔叢子》的關係，古本與今本的異同，前人研究的得失，等等，楊君逐一加以剖析，批判錯誤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2)正文字。今本《小爾雅》文字訛誤不少，殆難卒讀。《今注》一一辨正，還其本來面目。如《廣詁》：“閱、搜、履、庀，具也。”《釋言》：“辨、詰，別也。”“具”爲“算”之訛，“詰”爲“訣”之誤。(3)明通假。《小爾雅》有些通假字，依本義訓釋，往往不得要領。《今注》依通假義訓解，則渙然冰釋。如《廣詁》：“蠲，潔也。”《廣言》：“戚，近也。”“蠲”本百足蟲，“戚”本大斧。《今注》指出，“蠲”借爲“涓”，故有“潔”義；“戚”借爲“促”，故有“近”義。(4)析字義。如《廣言》：“戰，交也。”《今注》指出“戰”有“交合”義。《易·坤》“龍戰于野”即其證。此爲古義。《廣言》：“庸，償也。”或謂“庸”借爲“庾”。《今注》指出“庸”之本義爲使用，引申爲雇傭，雇傭則有酬償，故有酬償之義。此多重引申義。《廣言》：“汨，亂也。”《今注》指出，《說文》“汨”爲“治水”，反向引申則爲混亂。此反義爲訓。還有一些別的，此不贅。

《今注》總的特點是訓釋精當，疏證詳盡，超越了前人。《小爾雅》篇幅不大，而難點不少。經楊君爬羅補苴，提要鉤玄，庶幾可以通讀。楊君不僅有功于《小爾雅》，也爲古籍整理做出了貢獻。

古書注釋不是容易的事。它要求注釋者有廣博的知識，比較深厚的學術修養，以及不懈的鑽研精神。例如詞與詞義的斷

代，豈泛泛者所能爲？楊君聰穎好學，勤于思考，于文字、音韻、訓詁、詞彙、語法、文化、歷史無所不窺，在四川大學中文系攻讀漢語史碩士學位時即已嶄露頭角。畢業後十餘年裏先後出版專著四種，發表論文七十餘篇，多次榮獲政府獎勵。撰寫此書自可得心應手。今楊君年方不惑，春秋正盛，繼續努力，定能于無涯學海中採取更多奇珍異寶。愚于此有厚望焉。是爲序。

向 熹

2001年12月10日

向 光 忠 序

《爾雅》作，“雅學”興。傳統訓詁之學，繼承而創新。隨文訓釋經籍之傳注，相沿因循；系統匯釋語詞之專著，疊出新編。《小爾雅》即早出之仿《爾雅》者。斯書之篇幅雖遠小於《爾雅》，其搜詞有補於《爾雅》之漏缺，其故訓有助於古詞之研究，流傳坊間，爲人矚目。東晉、北宋即有學者注解，有清則多至十餘家注本。然近百年來，雖不無評介之文，却未見新注之書。楊琳教授有鑒於此書之價值及舊注之疏失，積三年之功而潛心校注，終獲佳績。殺青之日，屬爲之序，我欣然應命。惟因耽於瑣務，稽延甚久，殊爲歉然。而今運筆，楊君與我相見、相交、相知之情景，浮現於腦際。

1998年4月25日，我應祝鴻熹教授之召，參與主持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旋即趨赴西子湖畔，出席古漢語與古文獻國際研討會。與會之餘，間有學者枉訪於我下榻處。4月26日傍晚，一位青年學者叩門而進，自道其尊姓大名曰楊琳，手捧其著作《漢語詞彙與華夏文化》見贈。交談間，乃知楊君曾攻讀於四川大學，其導師即我師兄向熹教授，倍感親切。會議結束，29日北歸，楊君與我同車。途次瀏覽其惠賜之大著，慎思明辨，頗有功力，從而增進我對其學養之了解，於是邀約他參加我所主持之研究項目，繼而推薦他爲中央電視臺“語林趣話”撰文。爾後

凡 例

一、本書以叢刊本爲底本，而用說郭本、漢魏本、宋咸注本及清人注本等版本對叢刊本進行了校勘。其訛誤之字，字後加括號指明正字，如1·6“閱、搜、履、庀(比)，具(算)也”，“庀”“具”爲叢刊本誤字，“(比)”“(算)”爲注者認爲應寫之正字。其脫漏之字，直接補入正文。訂誤及補入之字相關條目下均有辨析說明。

二、書中所說的“各本”指說郭本、漢魏本、宋咸注本及清人注本。

三、各本異文在各詞條下全部列出。典籍常見異文僅指出“本或作某”，不提版本之名。如“⁰²⁰鐘”下云：“本或作鍾。”此類異文典籍屢見，無庸指明版本。不常見異文則說明版本，以便復核。如“⁰⁵⁵昵”下云：“漢魏本、說郭本作尼。”

四、《小爾雅》的一組訓釋我們稱爲一個訓釋組，訓釋組中的被訓釋詞稱爲詞條。本書爲所有訓釋組和詞條都編了序號，以便檢索。《廣詁》、《廣言》的訓釋組是自然存在的，其餘各篇的訓釋組是我們根據意義相關的原則設立的。意義相關與否有時並無明確的界限，所以訓釋組的分合有一定的彈性。

五、書中所引文獻一般標明作者和朝代，但知名度大的作者不提朝代。稱引次數多的文獻及影響大的文獻概用簡稱，且不加書名號。詳見附錄《主要參考文獻及簡稱》。

學術聯繫頻數，我逐漸發現，其治學固有根柢，其慧眼時有新見，其著述每有佳構。

2000年8月，北京大學舉行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國際語言學學術研討會，我與師兄向熹教授皆返母校參加紀念先師活動，楊琳君之爲再傳弟子也前往參加盛會。我對熹兄說：“前年在杭州，楊琳見我，知其受業於兄台杏壇，得意高足！”熹兄怡然云：“我指導之研究生，學習最好者有二人，楊琳即其一。”我稱羨道：“良師出好徒！”此次與楊君重逢，得知他正在校注《小爾雅》。

世傳之《小爾雅》，成書較早，內容有顯深奧；輾轉經久，文字難免訛舛。於今有楊琳教授爬羅剔抉，校勘整理，匡謬補缺，訓解疏通，的爲幸事！奉讀楊琳教授《小爾雅今注》之前言與注文樣稿及其他有關論述，略就印象之深者條述如次：

其一，貫通訓詁聲韻文字，參驗相關文化知識，言之透闢；

其一，稽考語詞本原朔義，推溯歷史演變軌迹，言之在理；

其一，援引典籍實際例證，力求作到信而有徵，言之有據。

上列諸端，釋文多所體現，毋庸引述，讀者自可體察。個別說解學者或有異辭，然不失爲一家之言。

總而言之，本書運用語言學之科學方法，汲取漢語史之最新成果，融入今注者之獨到見地，惟其如此，後出轉精，誠古注家之不可企及而舊注本之無可比擬者。故此，我樂爲贅序。

向光忠

壬午歲孟春于南開園鳴陽宅篤學齋

前 言

一 《小爾雅》之書名

《小爾雅》之名最早見《漢書》顏師古注本，其《藝文志·孝經家》有“《小爾雅》一篇”。顏注本流行廣，故世人多知《小爾雅》之名。然《漢書》別本作“《小雅》”，故人或以爲此書本名爲《小雅》，《小爾雅》之名乃後世別稱。王先謙《漢書補注》云：“官本無爾字，引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錢大昕云：‘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雅》，此書依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僞造《孔叢》，以此篇竄入，因有《小爾雅》之名，失其舊矣。宋景文（琳按：宋祁謚景文）所引邵本亦俗儒增入，不可據。’”錢大昕語見其《三史拾遺》卷三。猝讀之下，似覺錢氏之說不無道理，然考之典籍，知其非是。關於《小爾雅》采入《孔叢子》的時間，錢氏認爲僞造《孔叢子》之時即已采入，朱駿聲也說“《孔叢》一書，不著前志，殆魏晉人依託，而摭取《小爾雅》入之”（《小爾雅約注序》），有些人甚至指明是漢魏之際的王肅采入的¹，這種觀點比較流行；另有一些人認爲其采入在唐代以後²。這兩種看法都祇是猜測，沒有多少根據。我們認爲《小爾雅》采入《孔叢子》當在南北朝末期至隋代這一段時間。

何以明之？北魏酈道元（466—527年）《水經注》卷六《涑水》云：“《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又卷二十五《泗水》云：“《孔叢》曰：夫子墳塋方一里。”皆稱《孔叢》，不稱篇名，此古人稱引《孔叢子》之慣例，後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都是如此。但《水經注》卷十三《灤水》（“灤”舊本訛作“濕”）云：“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頭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頭者謂之蒼烏。”《爾雅》無此文，而見于《小爾雅·廣鳥》³，學者皆謂此《爾雅》爲《小爾雅》之誤。酈道元引稱《小爾雅》而不稱《孔叢》，表明引用之時《孔叢》之中尚無《小爾雅》，《小爾雅》單行于世。正因如此，《隋書·經籍志一·論語類》既有“《小爾雅》一卷”，又有“《孔叢》七卷”；《舊唐書·經籍志上·小學類》既有“《小爾雅》一卷，李軌撰”，《論語類》又有“《孔叢子》七卷”；《新唐書·藝文志一·小學類》既有“李軌解《小爾雅》一卷”，《論語類》又有“《孔叢》七卷”；《小爾雅》皆無撰者，《孔叢子》則《隋書》和《舊唐書》皆稱孔鮒撰。可知唐代以前（包括唐代）《小爾雅》一直有單行本傳世。然而唐初編的《藝文類聚》卷八十二《菜蔬》下引《孔叢子》曰：“菜謂之蔬。”語出《小爾雅·廣物》。可知唐代初年《小爾雅》已采入《孔叢子》。而晉代李軌已有《小爾雅略解》。又《方言》卷六“山之東西自愧曰慙”晉郭璞注：“《小爾雅》曰：‘心愧爲慙。’”引文見《廣義》。此亦稱《小爾雅》。可見錢大昕說《小爾雅》之名出自偽造《孔叢》者之手是不能成立的。再說《孔叢》既爲偽託，其所采《小爾雅》自當用其本名，何故反易新名而示人以馬脚？錢氏之說不足信也審矣。

唐以前人稱引《小爾雅》，或稱《小雅》，或稱《爾雅》，甚至稱爲《廣雅》。究其原委，稱《小雅》者，簡稱也；稱《爾雅》、《廣

雅》者，或出字形訛誤，或出引者誤記。爾字古或作尒。《玉篇》：“尒，亦作爾。”《說文》：“尒，詞之必然也。”段玉裁注：“尒之言如此也。後世多以爾字爲之。”尒字戰國中山王鼎已見，後世亦常使用，如東漢《白石神君碑》、曹魏《三體石經》、晉王羲之、唐顏真卿、北宋米芾等人書法作品中皆有尒字⁴。因小與尒形近，故訛作尒。《文選·枚乘〈七發〉》“血脉淫濯”李善注：“《爾雅》曰：淫，過也。”而在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所以禁淫也”句下李善注云：“《小雅》曰：淫，過也。”《爾雅》無“淫，過也”之訓，由或作《小雅》知“爾”爲傳抄翻刻中造成的“小”字之誤。又王文考（名延壽）《魯靈光殿賦》“昭列顯于奎之分野”李善注：“《爾雅》曰：分，次也。”胡克家《文選考異》云：“袁本‘爾’作‘小’。案：‘小’是也。茶陵本亦誤‘爾’。”《爾雅》一本作《小雅》，亦“爾”爲“小”誤之顯證。他如《文選·班固〈西都賦〉》“上反宇以蓋戴”李善注引《爾雅》：“蓋、戴，覆也。”《爾雅》無此文，而見于《小爾雅·廣詁》。《詩·小雅·十月之交》“不愆遺一老”釋文引《爾雅》：“愆，願也，強也，且也。”《爾雅》無此文，而見于《小爾雅·廣言》。“爾”均爲“小”之訛誤。《左傳·昭公八年》“猶將復由”杜預注：“由，用也。”孔穎達疏：“‘由，用’，《釋詁》文。”孔疏所言“《釋詁》文”均指《爾雅·釋詁》，然《爾雅》無此訓，而見于《小爾雅·廣詁》及《廣雅·釋詁四》，則孔氏當是一時誤記。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三引《廣雅》：“何、揭，擔也。”又卷十七引《爾雅》：“可、揭，擔也。”而卷二十二、二十四並引《小爾雅》：“何、揭，擔也。”《爾雅》、《廣雅》均無此文，而見于《小爾雅·廣言》，則《廣雅》當是《小爾雅》一時誤記，《爾雅》則是《小雅》訛誤。宋翔鳳《訓纂》卷六云：“唐以前人引《小爾雅》有三名，其作《小爾雅》者，據其本名也。亦作《小尒疋》者，古今

字。有作《爾雅》者，以與《爾雅》同爲一家，故冒《爾雅》之號，猶《易緯》爲《易》、《逸禮》爲禮也。有作《小雅》者，省文，猶《齊論語》、《魯論語》後人亦稱《齊論》《魯論》也。”“同爲一家”說未愜人意，餘說甚確。

《小爾雅》之名義，宋咸《小爾雅注》釋之云：“經傳字義有所未暢，繹而言之，于《爾雅》爲小焉。”此謂其篇幅小于《爾雅》，故稱《小爾雅》，所言甚確。或云“比起《爾雅》的價值要小，所以稱爲《小爾雅》”，⁵未爲在理。

二 《小爾雅》之作者

唐代以前(包括唐代)典籍從未提及《小爾雅》作者爲誰。其題漢孔鮒撰者，或謂“《宋史·藝文志》云孔鮒《小爾雅》一卷，題名作者孔鮒始此”。⁶此說未當。北宋王堯臣等撰《崇文總目》卷一《小學類上》(《叢書集成初編》本)已載“《小爾雅》一卷，孔鮒撰”，則題名孔鮒撰者始于北宋。宋人之所以題孔鮒撰是因爲《小爾雅》單行本至宋已佚，而幸存于《孔叢子》之中，《孔叢子》《隋書·經籍志》題“陳勝博士孔鮒撰”，因此《小爾雅》的作者也就題成了孔鮒。歷史上確有孔鮒其人。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鮒爲孔子八世孫，“爲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但漢代典籍中從未有誰說過孔鮒有什么著作傳世。明代程榮在《漢魏叢書》本《孔叢子》的序言中引用明代李濂的話說：“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說得有板有眼，煞有介事，然而于古無徵，純屬向壁虛

構之辭。當代學者中竟有人相信孔鮒爲《小爾雅》的作者，說什麼孔鮒任陳涉博士之時，“或因《爾雅》早已散亂，博士又必然講求名物訓詁，于是仿《爾雅》之例另成《小爾雅》，似甚可能。”⁷ 我們上面講了，《小爾雅》是《孔叢子》傳世好幾百年後才收進去的，說《孔叢子》的作者爲孔鮒，已是僞託，進而將《小爾雅》的著作權也歸于孔鮒，更是無稽之談。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孔鮒爲《小爾雅》的作者。

有人提出“《小爾雅》的編者有可能是西漢元、成時期的博士孔驪（孔安國孫）和他的兒子孔子立”。⁸ 然未見任何證據，無從取信。

總之，根據現有資料，我們祇能得出《小爾雅》作者佚名的結論。

三 《小爾雅》之成書時代

（一）現有觀點及其論據的考查

《小爾雅》作者雖不可考，但其成書時代還是有迹可求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

相信《小爾雅》作者爲孔鮒的人認爲書成于秦代。根據我們上面的分析，這種觀點是站不住的，孔鮒與《小爾雅》沒有關係。

相信《小爾雅》爲僞造《孔叢子》者所僞造的人認爲書成于漢魏之際。持這種觀點的清代有臧庸（見其《小爾雅徵文》一文）、《四庫全書總目》（見卷四十三《小學類存目一》）等，現代學者信從此說的很多。如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云：“現存的《小爾雅》是把《孔叢子》第十一篇抽出單行的。《孔叢子》是僞書，因此《小爾雅》也是僞書。”⁹ 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云：

“清人考證的結果，認為《孔叢子》中的《小爾雅》是偽書。這種性質的偽書，祇不過作者‘偽’，時代‘偽’而已，如果我們不把它看成是孔鮒的作品，把它放在魏晉之前的東漢末年來處理，它就不‘偽’了。”¹⁰一些權威辭書也持此見。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1988)“小爾雅”條云：“現存的《小爾雅》是從《孔叢子》第十一篇抄出別行，已經與《藝文志》不同。……今本《孔叢子》有宋仁宗嘉祐中宋咸注，題孔鮒撰。孔鮒為秦末陳涉博士，清人已定為偽書，可能出自漢末。《小爾雅》既見于《孔叢子》中，時代也不會很早。”我們上面已經辨明，《小爾雅》采入《孔叢子》是在《孔叢子》問世好幾百年之後，因《孔叢子》之偽而認定《小爾雅》亦偽是缺乏說服力的。

第三種觀點認為今傳《小爾雅》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載之《小爾雅》，至于具體成書時代，此派一般不作明確表態，祇是籠統地說成“古小學遺書”。如清代胡承珙《小爾雅義證自序》云：“毛公傳《詩》，鄭仲師（衆）、馬季長（融）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之賒，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今人可以《四庫大辭典》（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6）為代表，其“小爾雅”條云：“《小爾雅》成書甚早，書成于《爾雅》之後不久，漢世此書已見徵引，魏晉以後徵引尤多。晉人李軌為之作注解，李氏注解之本至宋已佚。宋人遂從《孔叢子》第十一篇中將《小爾雅》鈔出，而成別行之本。此本與《漢志》所載者不當大異，乃魏晉人偽造《孔叢子》時，摭取流行于其時的《小爾雅》納之書中，故《小爾雅》并非偽書，確為古小學之遺書也。”這一派的論據主要有兩條，一是說漢儒注經不少地方與《小爾雅》相合，表明漢儒引據過《小爾雅》；二是認為《說文》提名引用過《小爾雅》。

這兩條證據都是有問題的。漢儒注經既然沒有一處注明援據《小爾雅》，又怎知是漢儒據《小爾雅》釋經而非後人纂輯《小爾雅》時搜集了漢儒之訓呢？持《小爾雅》爲後世僞造觀點的人同樣可以拿《小爾雅》與漢儒注經的“相合”作爲僞造的證據。這樣的論證實際上是陷入了“鸛生蛋還是蛋生鸛”的怪圈，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說文》稱引《小爾雅》被此派人視爲《小爾雅》爲“古小學遺書”的力證。如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云：《小爾雅》成書“至遲亦在許叔重之前，以《說文》所引之鯨字知之”。¹¹ 遲鐸《〈小爾雅〉初探》云：“（《說文》）所引《爾雅》，實爲《小爾雅》。這說明東漢的許慎已見到《小爾雅》一書。……此等例證，雖係寥寥，但仍爲考究成書年代的重要資料。”¹² 所謂《說文》徵引過《小爾雅》，祇有下面一例：“鯨，事有不善言鯨也。《爾雅》曰：‘鯨，薄也。’”由於今本《爾雅》中沒有這樣的話，而《小爾雅·廣言》中有“涼，薄也”的條目，於是他們認定許慎引的就是《小爾雅》。這其實是一廂情願的說法。我們先來看看研究《說文》的學者持何態度。段玉裁注云：“‘爾雅’二字淺人所增耳。‘鯨，薄也’許以足上文意有未盡之語。”張舜徽約注云：“今《爾雅》無此文，惟《廣雅·釋詁》有之（按：見卷一下），明此非許原文，乃後人所附注展轉傳鈔，後乃竄入說解正文者。”可見這樣的證據未必能得到大家的認可。我們認爲古本《爾雅》可能有此文。北宋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鯨，力向切，見古《爾雅》。”這一記載可證《爾雅》本有“鯨，薄也”之訓。也許有些人會說這裏的“古”可能是“小”字之誤。《汗簡》卷下之一云：“鯨，見古《爾雅》。”《爾雅·釋天》：“北風謂之涼風。”釋文：“涼，本或作古鯨字。”可見郭忠恕是有根據的，“古《爾雅》”不

誤。看來《說文》中所引的“涼，薄也”確爲《爾雅》佚文，因此，無論此文屬後世注文竄入還是許慎本人所引，以此來證明漢儒已引用《小爾雅》是靠不住的。事實上《說文》另有“涼，薄也”之文，與《小爾雅》完全一致，許慎要引的話在此處引用才合適。《小爾雅》各本都作“涼”，硬要說“涼”“涼”通假，然後又說《爾雅》爲《小爾雅》之誤，未免過于強迫材料了。有些人還以這一材料爲據，進而得出《說文》采用《小爾雅》的地方很多的結論，說：“《說文》无部引《爾雅》曰‘涼，薄也’，正是《小爾雅·廣言》之文。前人已經指出這一事實。事實上，《說文》直接采用《小爾雅》的地方很多，祇是以其不爲經典而沒有言明，唯獨‘涼’訓一條因誤成了《爾雅》之文才作了明用，可見《小爾雅》對《說文》的影響。”¹³這種說法更是誤上加誤。

其他的一些漢儒引用過《小爾雅》的證據更是捕風捉影。如有人說：“《說文》不僅有引用《小爾雅》之例，還有解釋《小爾雅》之例。例如《小爾雅·廣訓》云：‘不肖，不似也。’《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查《毛傳》、《方言》等書都沒有此訓，祇有《說文》與《小爾雅》同訓。《說文》所謂‘肖，骨肉相似也’，正是翻用《小爾雅》‘不肖，不似也’，而且許慎唯恐讀者不理解，《說文》繼而又解釋說：‘不似其先，故曰不肖。’這種由因及果的解釋，顯然與《小爾雅》出于一轍。”¹⁴《說文》解釋了一下先秦兩漢典籍中常見的“不肖”一詞，竟被認爲是在解釋《小爾雅》，我們實在看不出兩者之間的必然聯繫。

又如有些人提出班固稱引過《小爾雅》，說：“《小爾雅》在東漢已經廣泛流傳，不僅《漢書·藝文志》有著錄，而且班固、許慎均引用過《小爾雅》的義訓。”¹⁵論者指出班固《白虎通》引《爾雅》曰：“無夫無妻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爾雅》無此